

语言刻板印象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与权利解读

夏宁满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宁波 315012)

摘要: 以英汉语料中出现的语言刻板印象为例, 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框架下的情态系统、及物性和词汇选择理论对其产生的过程进行分析, 并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性别、阶级、种族和民族差异等动因。

关键词: 语言刻板印象; 批评性话语分析; 权利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4)01-0081-05

语言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不但反映个人的价值观念、文化旨趣,也折射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权势的变化。现实语言生活中,语言主体往往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置身于某一约定速成的、大众化想象的语境表述中,形式上表现出明显的规约性和固定性,内容上形成了特定的倾向性和程序性,这种语言现象就是语言刻板印象。^[1]相关研究表明,语言刻板印象既受特定语言群体和语言主体价值观念、过往经验和言语表达风格等特征的影响,又与语言操控者背后的话语权利密不可分,^{[2]79}更是特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权势的语言表达。通常情况下,语言主体依仗社会权势和话语权利,有意识地操纵语言,形成对某一特定群体或个体较为固定的印象或信念,并上升为普遍接受的观念或价值,表现出特殊偏好的语言旨趣和习惯。语言刻板印象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语言现象,然而,对语言刻板印象的解释以及更深层次的原因探究,相关研究甚少,据此,本研究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对英汉语料中出现的因性别、阶级、种族和民族差异导致的语言刻板印象进行分析,并试图对其形成原因进行多维度的权利解读。

一、语言刻板印象的概念及其表现

刻板印象(Stereotype)本质上属于社会认知范畴,是知觉者通过个体经验世界建构对某些社

会群体的知识、信念和期望而形成的认知结构,是对某一群体成员共同特征比较固定的信念或态度。其表现形式很多,表现在心理认知上,刻板印象通过引导话语主体注意力分布,使其趋向于加工与刻板印象一致而非无关或相反的信息;表现在语言上,刻板印象通过改变语言信息解析或理解的方式,激活语言主体如何有效地评价交际预期,形成一系列语言表达机制,从而建构对某一个体或群体的印象。当然,这些印象有的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因而具有真实性;有的则忽视客观事实,被政治或者权势驾驭,在取悦强势维护强者利益的同时却构成对劣势弱者的不公正描述。相关研究表明,语言刻板印象使人们的语言认知进一步固化,话语所及容易忽视语境和客观事实,造成人为地分类或归档,导致主体认识方面的移位、错位,甚至是扭曲。^{[2]83}可见,语言刻板印象在多数情况下是有失公允的,某些描述脱离客观语境,甚至歪曲事实,从而构成对其他群体和个体的不公甚至是侮辱,这在不同性别、阶级、不同种族、民族之间表现明显。

首先,从性别差异上看,语言刻板印象表现尤为突出。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我们发现,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从女人当家到男人做主,男性的支配地位和女性的附属地位早已形成。^[3]尽管女权主义者早已在法律和政治上为自己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但现实中男尊

收稿日期:2013-06-09

作者简介:夏宁满(1978-),男,湖北恩施人,讲师,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学、语言教学与ESP。E-mail:11203026@zju.edu.cn

女卑的刻板印象仍相当严重,语言刻板印象表现依旧突出。^[4]以英语为例,在构词方面,很多女性意义的词汇在结构上都以表示男性意义的词汇为基础,^[5]如女作者(Authoress)一词,则是在男作者(Author)基础上添加“-ess”后缀实现,“Actor+ess=Actress、Poet+ess=Poetess”等都属于这一类。进一步研究发现,某些表示男性意义的词通常排列在女性词汇之前,似乎已经形成习惯。如“Men and Women, Father and Mother, Husband and Wife, Adam and Eve”,等等。这些固定词组与其说是当时的英语语法习惯使然,还不如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男性社会强势对女性性别的抵制和藐视所致。这些构词方式虽然尚未被列入普遍接受的构词公式,因而不具备普适性,但是仅有的几个词组足已见证语言对女性地位的藐视,其刻板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语义方面,男性词多为褒义词,至少也是中性词,而它们所对应的女性词却大多具有贬义,甚至带有淫秽的语义色彩。以“Professional”为例,“John is professional”表示约翰是专业人员,若把男性“John”换成女性“Lucy”,形成句子“Lucy is professional”,则被理解为“露丝是妓女”,或被理解为放荡的女人。同样一个单词“Professional”用于不同的性别语境其意义却千差万别,人们不禁要问,是单词“Professional”词义不稳定,还是性别差异影响了“Professional”的词义稳定性,后者的可能性则是否更大。于是,在当时,人们开始对语言产生怀疑,认为语言是性别的附属,语言因性别而异。由于社会普遍偏袒男性,贬损女性,很多英语词汇结构便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以女性为附属意义的性别特征。可见,在当时,因性别差异形成的语言刻板印象是语言主体迫于社会形势所做的语言选择,已成为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语言刻板印象是特定的性别传统观念和民族思维方式在语言中的体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和遗传性。^[6]

反映在阶级差异方面,语言刻板印象总是与一定的阶级层级关系相适应。历史上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往往有自己的一套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有区别于被统治阶级的、特有的语言结构和表达形式。以中国汉语

为例,不同阶级对“死”的称呼就不一样,帝王之死称为“崩”,诸侯之死称为“薨”,庶民之死才叫真正的“死”。相仿,在美国历史上,中产阶级总是把其他阶级看作是落后、颓废和肮脏的社会异类,把本阶级看做先进、崇高和优秀的群体,其语言词汇就带有明显的好恶性和规范性。如中产阶级称本国“农民”是“peasant”而不是“farmer”。选择“peasant”的原因在于“peasant”由古法语“Pea”派生,是“粗野或无知”的意思,而以此词根形成的单词“peasant”则是“流氓、坏蛋、土包子”的含义,带有强烈的贬义,相比之下,“farmer”则是一个中性词,不足以反衬中产阶级的优越感,因此不在被选之列。此外,中产阶级为追求精神层面高雅绚丽的文化享受,语言措辞倾向于使用多音节委婉语,以表现出文雅和奢华的特征,^[7]在他们看来,多音节委婉语是具有重量和密度的物理实体,意思婉转,曲径通幽,较能完整地传递个人的思想和意识,彰显个人的文化品位和社会地位;相对而言,下层阶级尤其是黑人的语言结构就简单,音节较短,句意容量小,直截了当。

就种族差异而言,语言刻板印象表现最为突出。不难发现,在多种族共存的国家,种族差异概念往往被无限夸大,强势种族的地位往往高于弱势种族,从而形成了“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的刻板分类。“优等种族”往往压制和鄙视“劣等种族”,并动用语言进行人身攻击,或恐吓、或指责、或鄙夷,具有极大的伤害性和挑衅性,容易造成种族之间的语言纷争和语言冲突。“劣等种族”迫于自身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劣势地位,不得已而接受强加于自己头上的“非礼和不合情理”的语言描述,心理扭曲还无力抗争,而无限度的容忍则纵容了“优等种族”的嚣张气焰,长此以往,就形成了语言的种族刻板印象。以美国为例,白种人长期以来居统治地位,黑人居被统治地位,由于历史原因,白种人经常侮辱黑人,称黑人为“nigger”,即贱人、贱货之意。^[8]“nigger”是英语中最臭名昭著的贬义词之一,白种人和黑种人都知道“nigger”这个词强烈的侮辱和讽刺意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黑人便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个称呼,互相之间有时也称对方“nigger”不过这

种行为并无恶意，其含义是：“我们心照不宣，彼此都生活在这个受歧视的国度里。”白人对黑人的印象简单而清晰，即“黑人不是人，黑人就是鬼”。在此刻板印象下，“nigger”诞生出很多组合形式的贬义词汇，如“sand nigger”（沙子黑鬼）指阿拉伯人、“nigger luck”（黑鬼运气）指坏运气、“nigger news”（黑鬼新闻）指谣言。可见，语言种族刻板印象看似“非礼和不合情理”，但其存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本质内容已被不同种族共同接受。

最后，因民族差异带来的语言刻板印象可谓司空见惯。由于民族自豪感的存在，一个民族倾向于用本民族的文化和心理标准来评价其他民族的价值取向，甚至用本民族的价值观念代替或否定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反映在语言方面，相关语料一直沿用到现在，相当一部分词汇蕴涵着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侮辱，构成了对其他民族的恶意指责和损害。如“Frenchman”这个词，英语注释为“a person of French nationality.”汉译过来就是法国人的意思。然而在14-15世纪，“Frenchman”被英语注释为“犹豫不决、忐忑不安”之意，如“You look like a Frenchman”，意思是“你看上去犹豫不决，很难作出决定”。

“Frenchman”古今词意为何相差如此之大，这源于1377-1453年的英法战争，英国纠集欧洲大陆国家同法国交战，法国战败。按照“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原则，英国人不仅要在战场上对法国人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在语言上出现诋毁法兰西民族的现象，如英民族称法兰西民族为低贱民族、阴晦民族，自此，英法之间结下了不可化解的民族恩怨，于是，英语语言中出现了许多诋毁法兰西民族的词汇，像英语词典里的“French gout”表示“性病”，“French disease”表示“梅毒”，“French deck”指的是背面有色情图片的扑克牌，等等。英语中这些带有民族刻板印象的词汇严重扭曲了法兰西民族形象、极大地伤害了其民族自尊心，对其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观念和精神信仰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二、形成过程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综上所述，语言刻板印象在不同性别、阶级、种族和民族之间客观存在，如何去分析和解释这些语言现象成为当前语言研究的热门话题。本文

尝试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视角对其形成过程进行逐一剖析，以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这些语言的特征和功能。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即用批评性观点分析和解释语篇的生成、内部结构和整体组织，并有意识地把话语的语篇形式、生成过程与产生它们的社会权势结构相联系，从而揭示语言和权利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具有三个功能，即人际功能、概念功能和语篇功能。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情态系统判断说话人的观点和态度；概念功能反映主观世界的经验，主要通过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把话语表达成若干过程，并交代相关参与者和环境成分。语篇功能主要研究遣词造句和语篇组织，帮助了解讲话人或作者的出发点，并掌握有关中心内容的信息在语篇中的分布情况。

情态系统分析是针对介于极端肯定和极端否定的中间等级话语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一种方法，其功能在于体现话语主体的立场和态度，反映话语主体对话题真实性的认可程度和倾向程度，以此建构起知识、信念、期望和印象。^[9]依据Halliday对情态系统中话语能级标准的判断，情态能级取值（value）分为高、中、低三级。^[10]must、ought to、need、have to、is to等及其对应的时态属于高值；will、would等及其对应的时态为中值；may、might、can、could等及其对应的时态为低值。一般情况下，情态系统依据表达需要选用合适的变项取值。例如：

(1) My fellow Americans, the risks from outside will come to an end. We will spend much energy to embrace the justness. We will stick to our belief and will influence other neighbors. And we will succeed.

例（1）用了五个will。根据取值规定，话语主体出于对美国民众的拉拢，让民众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政见，选取了表达折中感情和态度的情态中值will实现这一目的。如果要表达出不信任、抵制甚至蔑视，话语主体往往选择一些高值情态词达到目的。例如：

(2) We have to tackle this threat from dying

Iraq that brought so many conflicts to the world and is to take immediate actions to deal with it.

例(2)话语主体采用“have to”和“is to”两个高值情态词表达出“优秀民族对劣等民族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情态,从而假设自己如何优秀,对方如何蛮横、无知、恐怖和飞扬跋扈,既然如此,采取措施,实施打压,则在所难免。

此外,根据传统语法,如果动词能带宾语,则该动词具有及物性质,该动词也叫及物动词。在批评性话语分析中,及物性表现为以小句(Clause)为基本的语言单位,通过交代参与者在现实环境中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等过程及其与当下世界的接触状况,建构对某些社会群体的知识和期望。^[11]结构如表1:

表1 及物性结构图

Actor (参与者)	Process (过程)	Goal (目标)	Circumstance (环境)
I	was talking with	him	there
He	realized	his dream	there

例如:

(3) We sincerely expect we can help Iraqis establish a united and prosperous country.

例(3)的主句和分句涉及到两个过程,其中Actor(参与者):我们(美国人)和伊拉克现政权两类,通过“expect”和“establish”两个过程,达到建设“a united and prosperous country”的目标。句中的“We”所作承诺,其目的在于说服其发动的战争是一项光荣、正义的战争,说明美国才是和平的捍卫者和保护神;而过程的另外参与者——伊拉克现政权,必须为自己的破坏行为付出代价,并承担战争带来的一切损失。谁是谁非,美国的正义和伊拉克的反动形象在读者的大脑中泾渭分明。

除了情态和及物性系统外,选择什么样的词汇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话语主体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词汇选择皆在使遣词造句呈现系列规律,达到有效传达说话者的意图和倾向,从而有意识建构起某种意识形态,形成较为固定印象的目的。^[12]例如:

(4) During this period we saw evil, the very worst of human nature, it is dirty, terrorism and warlike. However, we should respond with the best

of America, we should continue to be kind, unsacred and devote to this greatness.

例(4)中用了“最肮脏的灵魂”等五个词汇描述伊拉克民族,指出其“肮脏,恐怖,好战”,俨然过街老鼠,臭名昭著,其“野蛮、残忍、愚昧、落后”卑劣的民族印象淋漓尽致。而面对如此飞扬跋扈、骄横顽固的伊拉克,“善良”的美国人并没有“以恶报恶”,却“以善良回应罪恶”,句中“善良、大无畏、贡献”等词极力渲染美国宽容和正义的光辉形象。不难看出,话语主体通过有意识选择词汇,将一个野蛮凶残、天生好战的候选群体和一个文明、善良、正义的美国群体对比,在读者观念中构建一个邪恶的、有害的或可怕的伊拉克印象,从而达到联合全世界的力量,共同抵御和排斥这个可怕的群体的目的,为其发动战争奠定舆论基础。

三、形成动因的权力解读

权力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并为一部分人所拥有的等级象征物,政治权力是它的典型形态。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核心内容便是把语言的生成与它们的等级象征物——社会权势相联系,从而揭示语言和权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表现是:居优势地位的权力群体,往往以独有的资源优势去垄断喉舌机构,操纵语言系统,建构对另一个权力群体的知识、信念和期望,使之为其意识形态和群体利益服务。以性别权利为例,由于自古以来男性的支配地位和女性的附属地位没有动摇,男性在某些社会领域的话语权就超过女性,从社会上获得的声望与尊重也会更多,从而形成了有别于女性特有的话语系统,以性别权利差异为基础的语言刻板印象就自然而然了。由性别权利差异导致的语言刻板印象不难理解,而对于由权利差异引起的语言刻板印象也是如此。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因此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拥有至高无上的发言权。为了巩固既定的权利,统治阶级往往通过制定法令、规章等形式,迫使被统治阶级无条件地接受这种话语系统,由此形成的语言刻板印象就变成了一个阶级规训另外一个阶级的思想武器,一种无条件的、自上而下的、在统治阶级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话语系统。^[13]除了因性别权利和阶级权利差异导致语言刻板印象外,种族

权利差异和民族权利差异的存在也对语言刻板印象的形成产生极大影响。先看种族权利差异,在中国历史上,占优势地位的中原汉族视周边异族为鸟言夷面、虫声鬼躯、百舌楼罗等异类,视其言语为虫喧鸟聒,文字为鬼符狐迹,可见其语言刻板印象根深蒂固。^[14]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语言受到“种族优生学”的权利保护,认为肤色深浅是物种是否进化到高级阶段的标志,肤色越浅,级别越高,天性智慧;肤色越深,级别越低,天性愚笨。白种人肤色浅,是高级物种,执行美国标准语言文字系统;而黑人肤色深,是低级物种,执行黑人语言文字系统,但必须以白人标准语言文字系统为参照。可见,美民族的语言权利往往掌握在具有优势地位的白人种族手中,而处于劣势地位的黑人种族语言却无法获得“被保护和容忍”的权利,只能被动、消极地接受具有优势地位的白人种族语言及其体现的价值观,表现出权利之外的“语言容忍和被迫认同”,导致白人语言始终凌驾于黑人语言之上,从而形成白人语言沙文主义和狭隘的种族主义,极大地妨碍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与交融,而这也成为白人和黑人之间经常爆发摩擦、矛盾和冲突的诱因。民族权利一方面为本民族的语言发展提供保护,另外一方面也使本民族语言成为文化和价值观对外传播和扩张的武器。有了民族权利作后盾,强势民族的语言更加具有权威性、正确性和优越感,往往倾向于用自己的语言文化标准和实践来衡量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伦理道德、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15]强势民族常常把其他民族描绘地如何愚昧、落后、荒唐和可笑,而

把本民族叙述地如何光荣、伟大、正义和善良,从而证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念、社会规范更加正确。

参考文献

- [1] HUGHES P C, BALDWIN J R. Communication and stereotypic impressions[J]. The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2 (13): 113-128.
- [2] FOUCAULT 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M]. London: Tavistock, 1972.
- [3] 李银河. 女性权力的崛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6-43.
- [4] 杨永林. 社会语言学研究: 功能·称谓·性别篇[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5] 辛斌. 批评语言分析方法论[J]. 外国语, 2002 (6): 34-41.
- [6] 任静生. 再论英语中的性歧视问题及对策[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1): 51-54.
- [7] 陈中竺. 批评语言学述评[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5 (1): 21-27.
- [8] HUGHES P C, BALDWIN J R. Black, white, and shades of gray: communication predictors of stereotypic impressions[J].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2002 (68): 40-56.
- [9] 李杰, 钟永平. 论英语的情态系统及其功能[J]. 外语教学, 2002 (1): 9-14.
- [10] HALLIDAY M A K. Noy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67 (3): 45-47.
- [11] 丁建新, 廖益清. 批评话语分析述评[J]. 当代语言学, 2001 (4): 305-307.
- [12] 辛斌. 批评语言学与伦理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J]. 外语教学, 2000 (4): 44-48.
- [13] 项蕴华. 政治语篇中权力不对称性的批评性分析[J]. 外语学刊, 2006 (2): 25-28.
- [14] 刘立华. 批评话语分析概览[J]. 外语学刊, 2008 (3): 102-109.
- [15] 李杰. 情态的表达与意识形态的体现[J]. 外语学刊, 2005 (4): 49-5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Rights Interpretation on Linguistic Stereotypes

XIA Ning-m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partment, Zhejiang Business Technology Institute, Ningbo 31501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approach to language stereotyp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in perspectives of modal, transitivity and lexical choice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reveal the language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the rights driving factors of gender, classes, races and nations.

Keywords: linguistic stereotyp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rights

(责任编辑 王 抒)